

趙充國辛慶忌傳第三十九 漢書六十九

漢 護 軍 班 固 撰

虞議奏行警署監禁蘇蘭國字顏 師古集註

趙充國傳

趙充國字翁孫隴西上邽人也師古曰邽音圭後徙

金城令居師古曰今音音始為騎士以六郡良家子

庚曰金城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是也師古曰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是也昭帝分隴西天水置

金城充國也時已為假司馬則初以六郡良家子考其地此名數正與地理志同也善騎



射補羽林為人沈勇有大略少好將帥之
節而學兵法通知四夷事師古曰通知者謂明曉也武帝
時以假司馬從貳師將軍擊匈奴大為虜
所圍漢軍乏食數日死傷者多充國廼與
壯士百餘人潰圍陷陳貳師引兵隨之遂
得解身被二十餘創貳師奏狀詔徵充國
詣行在所武帝親見視其創嗟歎之拜為
中郎遷車騎將軍長史昭帝時武都氏人

趙充國

反

師古曰氏音丁奚反

充國以大將軍護軍都尉將兵

擊定之遷中郎將將屯上谷

師古曰領兵屯於上谷也將音

子亮反

還為水衡都尉擊匈奴獲西祁王

穎文

曰匈奴王也

擢為後將軍兼水衡如故與大將軍

霍光定冊尊立宣帝封營平侯本始中為

蒲類將軍征匈奴斬虜數百級還為後將

軍少府匈奴大發十餘萬騎南旁塞至符

奚廬山

師古曰旁依也音步浪反。劉敞曰按百官表本始年後少府皆有姓名充國未嘗為之

亦未嘗有將軍兼少府者明此欲入為寇亡者題

除渠堂降漢言之遣充國將四萬騎屯緣

邊九郡文穎曰五原朔方之屬也師古曰九郡者五原朔方雲中代郡鴈門定襄北平上谷漁陽

也四萬騎分屯之單于聞之引去是時光祿大

夫義渠安國使行諸羌師古曰行音下更反先零豪言

願時度湟水北鄭氏曰零音憐孟康曰豪帥長也師古曰湟水出金城臨羌塞外東

入河湟水之北是漢地湟音皇。劉奉世曰湟北非謂漢地也羌意欲稍北近匈奴合而為寇安國不知其情

故受其詞詳下文可見逐民所不田處畜牧安國以聞

充國

充國劾安國奉使不敬是後羌人旁緣前

言抵冒度湟水師古曰旁依也抵冒犯突而前旁音步浪反冒音莫北反。宋祁曰

冒作莫報反郡縣不能禁元康三年先零遂與諸

羌種豪一百餘人解仇交質盟詛師古曰羌人無大君

長而諸種豪遞相殺伐故每有仇讎往來相報今解仇交質者自相親結欲入漢為寇也上聞之

以問充國對曰羌人所以易制者以其種

自有豪數相攻擊執不壹也往三十餘歲

西羌反時亦先解仇合約攻令居師古曰合約共為要

契與漢相距五六年廼定至征和五年先
也與漢相距五六年廼定至征和五年先
更豪封煎等通使匈奴師古曰煎讀曰煎匈奴使人
至小月氏師古曰氏音支傳告諸羌曰漢貳師將軍
衆十餘萬人降匈奴羌人爲漢事苦師古曰事使役
張掖酒泉本我地地肥美可共擊居之以
此觀匈奴欲與羌合非一世也間者匈奴
困於西方聞烏桓來保塞恐兵復從東方
起數使使尉黎危須諸國設以子女貂裘

趙充國

欲沮解之

師古曰設謂開許之也沮壞也欲壞其計令解散之沮音才汝反

其計

不合疑匈奴更遣使至羌中道從沙陰地

出鹽澤過長阮入窮水塞南抵屬國與先

零相直

師古曰直當也

臣恐羌變未止此且復結聯

他種宜及未然爲之備

師古曰未然者其計未成

後月餘

羌侯狼何果遣使至匈奴藉兵

師古曰藉借也

欲擊

鄯善燉煌以絕漢道

師古曰鄯音善

充國以爲狼何

小月氏種在陽關西南執不能獨造此計

疑匈奴使已至羗中先零罕开迺解仇作

約蘇林曰罕开在金城南師古曰罕开羗之別種也此下言遣开豪雕庫宣天子至德罕开之屬皆聞知明

詔其下又云何南大开小开則罕羗开羗姓族殊矣开音口堅反而地理志天水有罕开縣蓋以此二種羗來

降處之此地因以名縣也而今之羗姓有罕开者總是罕开之類合而言之因為姓耳變开為井字之訛也

到秋馬肥變必起矣宜遣使者行邊兵豫

為備救視諸羗母令解仇師古曰行音下更反視讀曰示示語之也

其下並同。宋祁曰解仇上疑有復字以發覺其謀於是兩府復

白遣義渠安國行視諸羗分別善惡安國

至召先零諸豪二十餘人以尤桀黠皆斬

之師古曰桀堅也言不順從也黠惡也為惡堅也縱兵擊其種人斬首

千餘級於是諸降羗及歸義羗侯楊玉等

恐怒亡所信鄉師古曰恐中國汎怒不信其心而納嚮之鄉讀曰嚮。劉奉世曰恐

怒且恐且怒也羗未有變而漢吏無故誅殺其人故楊玉等謂漢無所信向於是與他族皆叛也

遂劫略小種背畔犯塞攻城邑殺長吏安國以

騎都尉將騎三千屯備羗至浩亶師古曰浩音誥亶音

為虜所擊失亡車重兵器甚眾門水名也解在地志

大司馬十

師古曰重音直用反

安國引還至今居以聞是歲神爵

元年春也時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使御

史大夫丙吉問誰可將者充國對曰亡踰

於老臣者矣上遣問焉曰將軍度羌虜何

如當用幾人

師古曰度計也音大各反其下亦同

充國曰百聞不

如一見兵難踰度

鄭氏曰喻遙也三輔言也師古曰踰讀作遙

臣願

馳至金城圖上方略

師古曰圖其地形并為攻討方畧俱奏上也

然

羌戎小夷逆天背畔滅亡不久願陛下以

趙充國

屬老臣勿以為憂

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

上笑曰諾充

國至金城須兵滿萬騎

師古曰須待也

欲渡河恐為

虜所遮即夜遣三校銜枚先渡

師古曰銜枚者欲其無聲

使虜不覺○宋祁曰渡當作度

度輒營陳會明畢遂以次盡

度虜數十百騎來出入軍傍充國曰吾士

馬新倦不可馳逐此皆驍騎難制又恐其

為誘兵也擊虜以殄滅為期小利不足貪

令軍勿擊遣騎候四望陜中云虜

文穎曰金城在三陜

大方

漢書

卷

卷

在南六百里師古曰山峭而夾夜引兵上至落都

水曰陜四望者陜名也陜音狹服虔曰

山名也召諸校司馬謂曰吾知羗虜不能為

兵矣使虜發數十人守杜四望陜中兵豈

得入哉師古曰杜塞也充國常以遠斥候為務行

必為戰備止必堅營壁尤能持重愛士卒

先計而後戰遂西至西部都尉府孟康曰日

饗軍士師古曰日士皆欲為用虜數挑戰充

國堅守捕得生口言羗豪相數責曰語汝

亡反今天子遣趙將軍來年八九十矣善

為兵今請欲壹鬪而死可得邪充國子右

曹中郎將印將期門飲飛羽林孤兒胡越

騎為支兵至今居虜並出絕轉道師古曰並

道運糧之道也並讀如字又音步朗反劉奉世曰並

猶俱爾羣聚不一同出鈔絕故曰並也何煩曲解下文

分兵並出又當為具邪印以聞有詔將八校尉與驍騎

都尉金城太守合疏捕山間虜蘇林曰疏搜

疏字本作跡言通轉道津渡姚改作度初罕

尋跡而捕之也

开豪靡當覓使弟雕庫來告都尉曰先零
欲反後數日果反雕庫種人頗在先零中
都尉即留雕庫為質充國以為亡罪廼遣
歸告種豪大兵誅有罪者明白自別毋取
并滅師古曰言勿相和同自取滅亡天子告諸羗人犯法者
能相捕斬除罪斬大豪有罪者一人賜錢
四十萬中豪十五萬下豪二萬大男三千
女子及老 小千錢又以其所捕妻子財

趙充國

物盡與之充國計欲以威信招降罕开及

劫略者解散虜謀徼極廼擊之師古曰徼要也

者也激音工堯反時上已發三輔太常徒弛刑師古曰弛

刑謂不加鉗鈇者也弛之言解也音式爾反三河潁川沛郡淮陽汝

南材官金城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騎

士羗騎與武威張掖酒泉太守各屯其郡

者合六萬人矣酒泉太守辛武賢奏言郡

兵皆屯備南山北邊空虛執不可以久或曰

至秋冬廼進兵北虜在竟外之冊師古曰竟

宋氏校本云新本北作此今虜朝夕為寇土地寒苦漢馬

不能冬師古曰能讀曰耐屯兵在武威張掖酒泉萬

騎以上皆多羸瘦可益馬食以七月上旬

齎三十日糧分兵竝出張掖酒泉合擊罕

开在鮮水上者虜以畜產為命今皆離散

兵即分出雖不能盡誅曾奪其畜產虜其

妻子師古曰讀曰但復引兵還冬復擊之大兵仍

趙充國

出虜必震壞師古曰仍頻也天子下其書充國今與

校尉以下吏士知義事者博議充國及長

史董通年以為武賢欲輕引萬騎分為兩

道出張掖回遠千里師古曰回謂路紆曲也音胡悔反以一馬

自佗負三十日食師古曰佗音徒何反凡以畜產載負物者皆為佗為米

二斛四斗麥八斛又有衣裝兵器難以追

逐勤勞而至虜必商軍進退稍引去師古曰商

計度也。宋祁曰稍引去當更添一稍字逐水中入山林師古曰中隨

而深入虜即據前險守後院以絕糧道必

有傷危之憂為夷狄笑千載不可復師古曰復音扶

反目而武賢以為可奪其畜產虜其妻子此

殆空言非至計也師古曰殆僅也又武威縣張掖日

勒皆當北塞有通谷水草師古曰日勒張掖之縣臣恐

匈奴與羗有謀且欲大入幸能要杜張掖

酒泉以絕西域師古曰要遮也杜塞也其郡兵尤不可

發先零首為畔逆它種劫略師古曰言被劫略而反叛非其本心

通充國

故臣愚冊欲捐罕开闇昧之過隱而勿章

先行先零之誅以震動之宜悔過反善因

赦其罪選擇良吏知其俗者拊循和輯師古

曰拊古撫字輯與集同此全師保勝安邊之冊天子下

其書公卿議者咸以為先零兵盛而負罕

开之助師古曰負持也不先破罕开則先零未可圖

也上廼拜侍中樂成侯許延壽為彊弩將

軍即拜酒泉太守武賢為破羗將軍師古曰即就也

就其郡而拜之賜璽書嘉納其冊以書救讓充國曰

師古曰曰讓責也皇帝問後將軍其甚苦暴露將軍計欲

至正月迺擊罕羗羗人當獲麥已遠其妻

子師古曰徙其妻子令遠居而身來為寇也。劉敞曰獲當作獲精兵萬人欲為

酒泉燉煌寇邊兵少民守保不得田作今

張掖以東粟石百餘芻稟束數十師古曰皆謂錢直之

數言其貴。劉敞曰十當作千轉輸並起百姓煩擾將軍將

萬餘之衆不早及秋共水草之利爭其畜

趙充國

食師古曰此畜謂畜產牛羊之屬也食謂穀麥之屬也。一曰畜食畜之所食即謂草也欲至冬

虜皆當畜食師古曰此畜謂畜積也多臧匿山中依

險阻將軍士寒手足皸瘃文頴曰皸圻裂也瘃寒刺也師古曰皸音

軍豚音竹足反寧有利哉將軍不念中國之費欲

以歲數而勝微師古曰久歷年歲乃勝小敵也數音所具反。劉奉世曰微無也讀

當屬下句言雖無充將軍誰不樂此者師古曰言

者皆樂此今詔破羗將軍武賢將兵六千一百

人燉煌太守快將一千人長水校尉富昌

酒泉侯奉世將婁月氏兵四千人

服虔曰婁音兒羌名

也蘇林曰婁音兒遼反師古曰蘇音是也

二慮萬二千人

師古曰二慮大計此解在食貨

志齋二十日食以七月二十二日擊罕羗

入鮮水北句廉上

服虔曰句音鉤師古曰句廉謂水岸曲而有廉稜也

去

酒泉八百里去將軍可千二百里將軍其

引兵便道西並進雖不相及使虜聞東方

北方兵竝來

○宋祁曰並來越本作正來

分散其心意離其

黨與雖不能殄滅當有其解者已詔中郎

趙充國

將邛將胡越攸飛射士步兵二校益將軍兵

今五星出東方中國大利蠻夷大敗

張晏曰五星所聚其

下勝羌人在西星在東則為漢

太白出高用兵深入敢戰者吉

弗敢戰者凶將軍急裝因天時誅不義萬

下必全勿復有疑充國既得讓以為將任兵

在外便宜有守以安國家

師古曰言為將之道受任行兵於外雖受詔命

若有便宜則當固守以取安利也

廼上書謝罪因陳兵利害曰

臣竊見騎都尉安國前幸賜書擇羌人可使

使罕諭告以大軍當至漢不誅罕以解其謀
恩澤甚厚非臣下所能及臣獨私美陛下盛
德至計亡已故遣开豪雕庫宣天子至德罕
开之屬皆聞知明詔今先零羗揚玉此羗之
首師名王將騎四千及翦鞬騎五千阻石山宋候
便為寇師古曰謂依阻山之木石以自保固罕羗未有所犯今置先
零先擊罕釋有罪誅亡辜師古曰釋置也放也起壹難就
兩害誠非陛下本計也臣聞兵法攻不足者

趙充國

守有餘又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師古曰皆兵法之辭也致

人引致而取之也致於人為人所引也今罕羗欲為燉煌酒泉寇

宜飭兵馬練戰士以須其至師古曰飭整也須待也飭與勅同也

坐得致敵之術以逸擊勞取勝之道也今

恐二郡兵少不足以守而發之行政釋致

虜之術而從為虜所致之道師古曰釋廢也○宋祁曰廢也姚改

作廢臣愚以為不便先零羗欲為背叛故

與罕开解仇結約然其私心不能亡恐漢

兵至而罕开背之也臣愚以為其計常欲先
赴罕开之急以堅其約先擊罕羌先零必
助之今虜馬肥糧食方饒擊之恐不能傷
害適使先零得施德於罕羌堅其約合其
黨師古曰施德自樹恩德也虜交堅去黨合精兵二萬餘人
迫脅諸小種附著者稍衆莫須之屬不輕
得離也服虔曰莫須小種无名也如是虜兵寢多師古曰寢漸也
誅之用力數倍臣恐國家憂累繇十年數

趙充國

不二三歲而已

師古曰累音力端反繇與由同

臣得蒙天子

厚恩父子俱為顯列臣位至上卿爵為列
侯犬馬之齒七十六為明詔填溝壑死骨
不朽亡所顧念獨思惟兵利害至孰悉也
於臣之計先誅先零已則罕开之屬不煩
兵而服矣先零已誅而罕开不服涉正月
擊之得利之理又其時也以今進兵誠不
見其利唯陛下裁察六月戊申奏七月甲

寅爾書報從充國計焉充國引兵至先零
在所虜久屯聚解弛師古曰解讀曰解弛放也望見大軍
棄車重欲度温水師古曰重直用反道院狹充國徐
行驅之或曰逐利行遲師古曰逐利宜疾今行大遲充國
曰此窮寇不可迫也緩之則走不顧急之
則還致死師古曰謂更迴還盡力而死戰諸校皆曰善虜赴
水溺死者數百降及斬首五百餘人鹵馬
牛羊十萬餘頭車四千餘兩兵至罕地令

充國

軍毋燔聚落芻牧田中

師古曰不得燔燒人居及於田畝之中刈芻放

也罕羌聞之喜曰漢果不擊我矣豪靡忘
使人來言願得復還故地服虔曰靡忘羌帥名也○宋祁曰復還一

本作還復充國以聞未報靡忘來自歸充國賜

飲食遣還諭種人護軍以下皆爭之曰此反

虜不可擅遣充國曰諸君但欲便文自營

師古曰苟取文墨之便而自營衛便音頻面反非為公家忠計也師古曰為于偽

反語未卒爾書報令靡忘以贖論後罕竟

充國

充國

充國

充國

充國

不煩兵而下其秋充國病上賜書曰制詔
後將軍聞苦腳脛寒泄師古曰脛膝以下骨也寒泄下利也言其患足脛又苦下利脛音下定反泄音息列反將軍年老加疾一朝之變
不可諱師古曰恐其死朕甚憂之今詔破羌將軍詣
屯所為將軍副急因天時大利吏士銳氣
以十二月擊先零羌即疾劇留屯毋行獨
遣破羌彊弩將軍時羌降者萬餘人矣充
國度其必壞欲罷騎兵屯田以待其敝作

通充國

奏未上會得進兵璽書中郎將印懼使客
諫充國曰誠令兵出破軍殺將以傾國家
將軍守之可也即利與病又何足爭一旦
不合上意遣繡衣來責將軍將軍之身不能自
保師古曰繡衣謂御衣何國家之安充國歎曰是何言
之不忠也本用吾言羌虜得至是邪師古曰言豫防
之可無也往者舉可先行羌者吾舉辛武賢師古曰行音丞相御史復曰遣義渠安國竟沮敗

羗師古曰沮壞也音才汝反金城湟中穀斛八錢吾謂耿

中丞服虔曰耿壽昌也為司農中丞糴三百萬斛穀羗人不

敢動矣師古曰言豫儲糧食可以制敵耿中丞請糴百萬斛

廼得四十萬斛耳義渠再使且費其半失

此二冊羗人故敢為逆失之憂蹙差以千

里是既然矣今兵久不決四夷卒有動搖

相因而起師古曰卒讀曰粹雖有知者不能善其後

羗獨足憂邪師古曰言儻如此則所憂不獨在羗吾固以死守

魏充國

之明主可為忠言遂上屯田奏曰臣聞兵

者所以明德除害也故舉得於外則福生

於內不可不慎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月用

糧穀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斛鹽千六百

九十二斛芡葉二十萬二千八百八十六石

師古曰芡乾葛也葉禾稗也石百二十斤釋音工旱反難久不解繇役不

息又恐它夷卒有不虞之變師古曰卒讀曰粹相因

並起為明主憂誠非素定廟勝之冊師古曰廟勝謂

謀於廟堂而勝敵也

且羗虜易以計破難用兵碎故也

臣愚以為擊之不便

宋祁曰故也當作也故

計度臨羗

東至浩亶

師古曰度音大各反

羗虜故田

宋祁曰故田姚刪故字

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其間郵亭多壞敗者臣前部士入山伐材木大小六萬餘枚皆在水次願罷騎兵留弛刑應募及淮陽汝南步兵與吏士私從者合凡萬二百八十一人用穀月二萬七千三百

六十三斛鹽三百八斛分屯要害處冰解

漕下繕鄉亭浚溝渠

師古曰漕下以水運木而下也繕補也浚深治也

治湟陜以西道橋七十所令可至鮮水左

右田事出賦人二十晦

師古曰田事出謂至春人出營田也賦謂班與

之也晦古畝字

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佗

健各千倅馬什二就草

師古曰倅副也什二者千騎則與副馬二百匹

也佗音浪反

為田者遊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

畜省大費

師古曰畜讀曰蓄

今大司農所轉穀至者

足支萬人一歲食謹上田處及器用簿師古

曰簿音反唯陛下裁許上報曰皇帝問後將

軍言欲罷騎兵萬人留田即如將軍之計

虜當何時伏誅兵當何時得決孰計其便

復奏充國上狀曰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

勝是以貴謀而賤戰戰而自勝非善之善者

也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師古曰此兵法之辭也言

先自完堅令敵不能勝我乃可以勝敵也蠻夷習俗雖殊於禮義之

充國

國然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亡一也

今虜亡其美地薦草師古曰薦稠草愁於寄託遠遯

骨肉心離人有畔志而明王般師罷兵鄧

曰般音班班還也○劉氏校本云諸本並作離心萬人留田順天時因

地利以待可勝之虜雖未即伏辜兵決可

甚月而望羌虜尾解前後降者萬七百

餘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輩如傳曰羌胡言欲降受其言遣

去者師古曰如談非也謂羌受充國之言歸相告喻者也羌虜即羌賊耳無豫於胡也○宋祁曰七十疑作五

七此坐支解羌虜之具也臣謹條不出兵

留田便宜十二事步兵九校師古曰一部為一校也吏士

萬人留屯以為武備因田致穀威德並行

一也又因排折羌虜令不得歸肥饒之墜

師古曰墜古地字也貧破其眾以成羌虜相畔之漸

二也居民得並田作不失農業三也師古曰並且也

讀如本字又音步浪反。劉奉世曰居民得並田作並亦俱也軍馬一月之食度

支田士一歲師古曰度音大各反罷騎兵以省大費四

遺充國

也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穀至臨羌以

眎羌虜師古曰眎亦示字揚威武傳出折衝之具五

也以間暇時下所伐材師古曰間讀曰閑繕治郵亭

充入金城六也兵出乘危徼幸師古曰言不可必勝不

出令反畔之虜竄於風寒之地離霜露疾

疫瘡墮之患師古曰離遭也墮謂因寒瘡而墮指者也坐得必勝之

道七也亡經阻遠追死傷之害八也內不

損威武之重外不令虜得乘間之執九也

師古曰間謂軍之間隙者也 又三驚動河南大开小开 服虔曰皆羌種

在河西之河南也 使生它變之憂十也治湟陜中道

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域信威千里 師古曰信讀曰

申 從枕席上過師十一也 鄭氏曰橋成軍行安易若於枕席上過也

大費既省繇後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留

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臣充國材

下大馬齒衰不識長冊唯明詔博詳公卿

議臣採擇上復賜報曰皇帝問後將軍言

趙充國

十二便聞之虜雖未伏誅兵決可期月而

望者謂今冬邪謂何時也將軍獨不討虜

聞兵頗罷且丁壯相聚攻擾田者及道上

屯兵復殺略人民將何以止之又大开小

开前言曰我生且漢軍先零所在兵不往擊

久留得亡五年時不分別人而并擊我 如

曰此語謂本始五年伐先零不分別大小开本意是以大小开有此言也。劉奉世曰本始年末伐先零此即元康五年未改神爵已前義渠安國召誅先零之時所謂無所信鄉即是今無事但羌人不能追言爾其

意常恐今兵不出得亡變生與先零為一
將軍執計復奏充國奏曰臣聞兵以計為
本故多筭勝少筭先零羌精兵今餘不過
七八千人失地遠客分散飢凍旱开莫須
又頗暴略其羸弱畜產畔還若不絕皆聞
天子明令相捕斬少賞臣愚以為虜破壞
可日月冀遠在來在故曰兵決可期月而
望竊見北邊自燉煌至遼事萬一千五百

趙充國

餘里乘塞列墜

○宋氏校本云校本改墜作隊

有吏卒數千

人虜數大衆攻之而不能害人虜數大衆攻之而不能害人屯田地執平易多高山遠望之便部曲

相保為漸壘木樵

師古曰樵與譙同謂為高樓以望敵也音才消反

校聯

不絕

如淳曰播校相連也師古曰此校謂用木自相貫穿以為固者亦猶周易荷校滅耳也周禮校

人掌王馬之政六廐成校蓋用關械闌養馬也說文解字云校木囚也亦謂以木相貫遊闌禽獸也今云校聯

不絕言營壘相次

便兵弩飭關具

師古曰便利也飭整也其字從力

逢火

幸通執及并力以逸待勞兵之利者也臣

愚以為屯田內有二費其之利外有守禦之
備騎兵雖罷虜見萬人留田為必禽之具
其土崩歸德宜不久矣從今盡三月虜馬
羸瘦必不敢指其妻子於它種中遠涉河
山而來為寇又見屯田之士精兵萬人終
不敢復將其累重還歸故地師古曰累重謂
妻子也累音力
端反重音
直用反是臣之愚計所以度虜且必瓦解
其處師古曰各於
其處自瓦解不戰而自破之冊也至於

趙充國

虜小寇盜時殺人民其原未可卒禁師古曰
卒讀曰
卒臣聞戰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
苟勞衆誠令兵出雖不能滅先零豈能令
虜絕不為小寇則出兵可也師古曰豈
讀曰但即今
同是師古曰俱不
能止小寇盜而釋坐勝之道從棄危之
執往終不見利空內自罷敝師古曰罷
讀曰疲貶重
而自損非所以視蠻夷也師古曰視
讀曰示又大兵
一出還不可復留澤中亦未可空如是絲

大司四

百七十五

卷之六

十三

王季

役復發也○宋祁曰別本復下有更字且匈奴不可不備烏

相不可不憂今久轉運煩費顧我不虞乏

用以澹一隅師古曰澹古贍字贍給也臣愚以為不便校

尉臨衆幸得承威德奉厚幣拊循衆羌諭

以明詔宜皆鄉風師古曰諭曉告鄉讀曰嚮雖其前辭

嘗曰得亡校五年宜亡它心不足以故出

兵○宋祁曰校當作効臣竊自惟念奉詔出塞引軍遠

擊窮天子之精兵散車甲於山野雖亡尺

趙國

寸之功媮得避嫌之便師古曰媮苟且也嫌亦嫌字而云後

咎餘責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

福也臣幸得奮精兵討不義久留天誅師古

曰言不早於滅賊也罪當萬死陛下寬仁未忍加誅令

臣數得執計師古曰數音所角反其下亦同愚臣伏計執甚

不敢避斧鉞之誅昧死陳愚唯陛下省察

充國奏每上輒下公卿議臣○宋祁曰議臣字下當更有一

議初是充國計者什三中什五最後什八

有詔詰前言不便者皆頓首服丞相魏相
曰臣愚不習兵事利害後將軍數畫軍冊
其言常是臣任其計可必用也師古曰任保也上於是
報充國曰皇帝問後將軍上書言羌虜可勝
之道今聽將軍將軍計善其上留屯田及
當罷者人馬數將軍彊食慎兵事自愛上
以破羌彊弩將軍數言當擊又用充國屯
田處離散恐虜犯之於是兩從其計詔兩

尚書國一

將軍與中郎將卬出擊彊弩出降四千餘
人破羌斬首二千級中郎將卬斬首降者
亦二千餘級而充國所降復得五千餘人
詔罷兵獨充國留屯田明年五月充國奏
言羌本可五萬人軍凡斬首七千六百級
降者三萬一千二百人溺河湟饑餓死者
五六千人定計遺脫與煎鞏黃羝俱云者
不過四千人羌靡忘等自詭師古曰詭責也自以

為憂責言 必能得之 謂罷屯兵奏可充國振旅而還所

善浩星賜迎說充國鄧展曰浩星姓賜名也 曰眾人皆

以破羌彊弩出擊多斬首獲降虜以破壞

宋祁曰 然有識者以為虜執窮困兵雖不

出必自服矣將軍即見宜歸功於二將軍

出擊非愚臣所及如此將軍計未失也充

國曰吾年老矣爵位已極豈嫌伐一時事

以欺明主哉兵執國之大事當為後法老

趙充國

臣不以餘命壹為陛下明言兵之利害卒

死誰當復言之者師古曰卒讀曰猝 卒以其意對師古曰卒終也

上然其計罷遣辛武賢歸酒泉太守官充

國復為後將軍衛尉其秋羌若零離留且

種兒庫師古曰且音子閭反 共斬先零大豪猶非楊玉

首文穎曰猶非人名也師古曰猶非及楊玉二人也

宣紀作五月斬楊玉降 及諸豪弟澤陽雕良兒

靡忘皆帥煎鞏黃羝之屬四千餘人降漢

封若零弟澤二人為帥眾王離留且種二人為侯兒庫為君陽雕為言兵侯良兒為君廉忘為獻牛君初置金城屬國以處降羌詔舉可護羌校尉者時充國病四府舉辛武賢小弟湯充國遽起奏湯使酒不可典變夷師古曰使酒因酒以使氣若今言惡酒者。宋祁曰小弟湯湯浙本作陽不如湯兒臨眾時湯已拜受節有詔更用臨眾後臨眾病免五府復舉湯湯數醉醕羌人

趙充國

師古曰醕音况務反師古曰即醕字也醉怒曰醕

羌人反畔卒如充國

之言初破羌將軍武賢在軍中時與中郎

將印宴語

師古曰開宴時共語也

印道車騎將軍張安

世始嘗不快上

如淳曰所為行不可上意

上欲諫之印家

將軍以為安世本持橐籥

張晏曰橐契囊也近臣負橐籥

筆從備顧問或有所紀也師古曰橐所以盛書也有底曰囊無底曰橐籥筆者插筆於首。宋祁曰橐籥音丁

各反今讀又音託

事孝武帝數十年見謂忠謹宜全

度之

師古曰全安而免度之不令喪敗也

安世用是得免及充國

還言兵事武賢罷歸故官深恨上書告印
泄省中語印坐禁止而入至充國莫府司
馬中亂屯兵如淳曰方見禁止而入至充國莫府
司馬中司馬中律所謂營軍司馬中
也下吏自殺充國乞骸骨賜安車駟馬黃
金六十斤罷就第朝廷每有四夷大議常
與參兵謀問籌策焉師古曰與讀曰豫。年八
宋祁曰庭改作廷
十六甘露二年薨謚曰壯侯傳子至孫欽
欽尚敬武公主主亡子主教欽良人習詐

補充國

有身名它人子欽薨子岑嗣侯習為大夫
人岑父母求錢財亡已忿恨相告岑坐非
子免國除元始中修功臣後復封充國曾
孫伋為營平侯師古曰
伋音沒初充國以功德與霍
光等列畫未央宮成帝時西羌嘗有警上
思將帥之臣追美充國廼召黃門郎揚雄
即充國圖畫而頌之師古曰即就也
於畫側而書頌曰明靈
惟宣戎有先零先零昌狂侵漢西疆漢命

虎臣惟後將軍整我六師是討是震師古曰震

合韻音真既臨其域諭以威德有守矜功謂之

弗克請奮其旅干旱之羌天子命我從之

鮮陽應劭曰酒泉太守辛武賢自將萬騎出張掖擊羌宣帝使充國共武賢討旱開於鮮水之陽也

營平守節婁奏封章師古曰婁古婁字料敵制勝威

謀靡亢師古曰料量也亢當也合韻音康遂克西戎還師於

京鬼方賓服罔有不庭師古曰鬼方言其幽昧也庭來帝庭也一說庭

直也昔周之宣有方有虎張晏曰方叔邵虎也詩人歌功

道充國

迺列于雅師古曰大雅小雅之詩也在漢中興充國作武

赳赳栢栢亦紹厥後師古曰赳赳勁也栢栢威也紹厥後謂繼周之方邵也

充國為後將軍徙杜陵卒武賢自羌軍還

後七年復為破羌將軍征烏孫至敦煌後

不出徵未到病卒子慶忌至大官

辛慶忌傳

辛慶忌字子真少以父任為右校丞隨長

羅侯常惠屯田烏孫赤谷城與歙侯戰師古

曰歎即翕字也歎疾烏孫官名○宋祁曰歎改作翎陷陳郤敵惠奏其功

拜為侍郎遷校尉將吏士屯焉耆國還為

謁者尚未知名元帝初補金城長史舉茂

材遷郎中車騎將軍○劉敞曰郎中車騎將軍不成文明衍軍字是歷郎

中兼車騎將史省文摠言之耳○又曰郎中車騎將軍衍車軍字當云郎中騎將不然著車去騎為車將也

朝廷多重之者轉為校尉遷張掖太守徙

酒泉所在著名成帝初徵為光祿大夫遷

左曹中郎將至執金吾始武賢與趙充國

趙充國

有隙後充國家殺辛氏至慶忌為執金吾

坐子殺趙氏左遷酒泉太守歲餘大將軍

王鳳薦慶忌前在兩郡著功迹徵入歷位

朝廷莫不信鄉師古曰鄉讀曰嚮質行正直仁勇得

衆心通於兵事明略威重任國柱石師古曰任堪也

父破羌將軍武賢顯名前世有威西夷臣

鳳不宜久處慶忌之右師古曰右上也廼復徵為

光祿大夫執金吾數年坐小法左遷雲中

太守復徵為光祿勳時數有災異丞相司

直何武上封事曰虞有宮之奇晉獻不寐

應劭曰晉獻公欲伐虞以宮之奇在寢不寐。宋祁曰注不寐不當係也字。衛青在位

淮南寢謀故賢人立朝折衝厭難勝於亡

形師古曰厭押也未有禍難之形。豫勝之也。厭音一葉反。司馬法曰天下雖

安忘戰必危夫將不豫設則亡以應卒古師

曰卒讀曰猝謂暴也。士不素厲則難使死敵是以先帝

建列將之官近戚主內異姓距外故姦軌

辛慶忌

不得萌動而破滅師古曰始生曰萌。誠萬世之長冊

也光祿勳慶忌行義修正柔毅敦厚師古曰和柔而能沈

毅也尚書各錄善曰擾而毅擾亦柔也。今流俗書本柔字作果者妄改之。謀慮深遠前

在邊郡數破敵獲虜外夷莫不聞廼者大

異並見未有其應加以兵革久寢春秋大

災未至而豫禦之師古曰莊十八年八公追戎於濟西公羊傳曰此未有伐中國者

言追何大其未至而豫禦也。劉敞曰衍災字。宋祁曰國者下當添其字。慶忌宜在爪

牙官以備不虞師古曰虞度也言有威難非意所變也。其後拜為

右將軍諸吏散騎給事中歲餘徙為左將
軍慶忌居處恭儉食飲被服尤節約然性
好輿馬號為鮮明唯是為奢為國虎臣遭
世承平匈奴西域親附敬其威信年老卒
官長子通為護羌校尉中子遵函谷關都
尉少子茂水衡都尉出為郡守皆有將帥
之風宗族支屬至二千石者十餘人元始
中安漢公王莽秉政見慶忌本大將軍鳳

文
年
慶
忌

所成三子皆能欲親厚之是時莽方立威
柄用甄豐甄邯以自助豐邯新貴威震朝
廷水衡都尉茂自見名臣子孫兄弟並列
不甚誦事兩甄時平帝幼外家衛氏不得
在京師而護羌校尉通長子次兄素與帝
從舅衛子伯相善師古曰次兄其字也兄
讀如木字亦讀曰况兩人俱
游俠賓客甚盛及呂寬事起莽誅衛氏兩
甄搆言諸宰陰與衛子伯為心腹有背恩

不說安漢公之謀師古曰說讀曰悅於是司直陳崇

舉奏其宗親隴西辛興等侵陵百姓威行

州郡其并遂接通父子遵茂兄弟及南郡太

守辛伯等皆誅殺之辛氏繇是廢師古曰繇讀與由同

慶忌本狄道人為將軍徙昌陵昌陵罷留

長安

贊曰秦漢已來○宋祁曰已當作以山東出相山西出

將秦將軍白起師古曰白起扶風之縣也○宋祁曰秦下當添時

字王翦頻陽人漢興郁郢王園甘延壽師古

曰園為疆弩將軍見藝文志郁音於六反郢辛質義渠公孫賀傳介子

成紀李廣李蔡杜陵蘇建蘇武上邽上官

桀趙充國襄武廉褒狄道辛武賢慶忌皆

以勇武顯聞蘇辛父子著節此其可稱列

者也其餘不可勝數何則山西天水隴西

安定北地處執迫近羌胡民俗修習戰備

高上勇力鞍馬騎射故秦詩曰王子與師

修我甲兵與子皆行師古曰小戎之詩也解在地理志其風聲
氣俗自古而然今之歌謠慷慨風流猶存
耳

右將監本越本杭本及三劉宋祁諸

本參校其有異同並附於古註之下

趙充國辛慶忌傳第三十九

